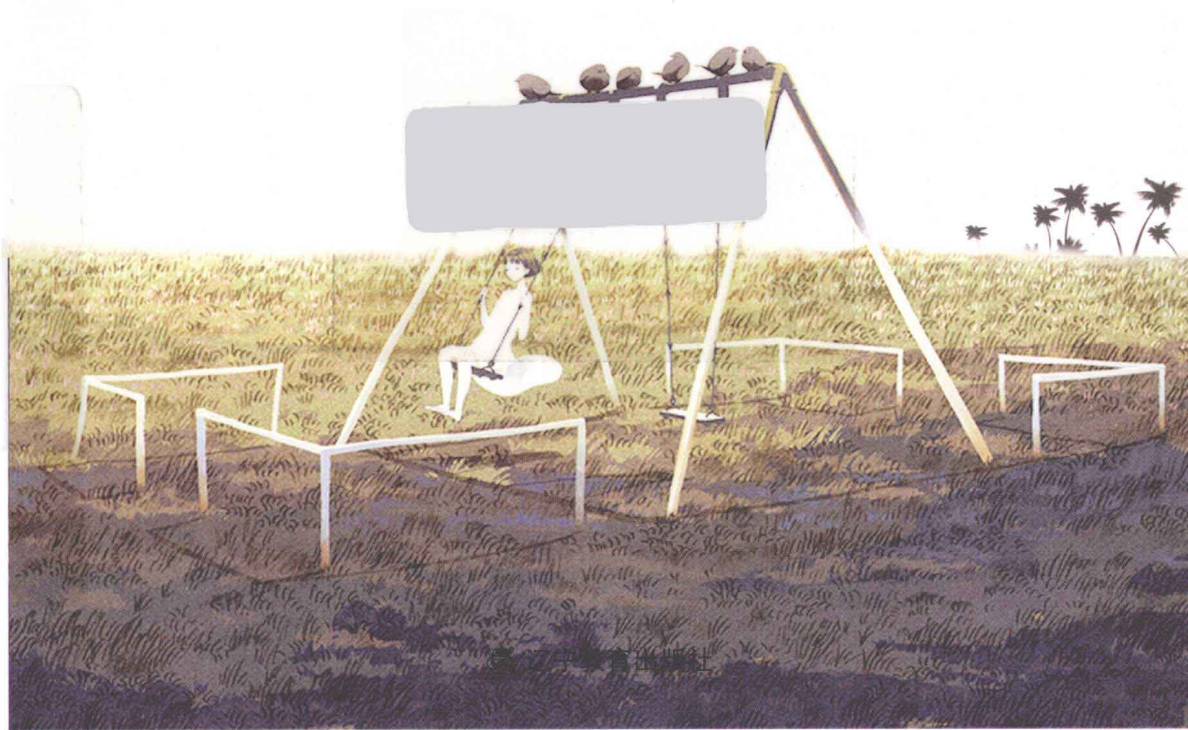


bloom 盛开
—— 青春·成长·梦想 ——
ISBN 978-7-309-072-4-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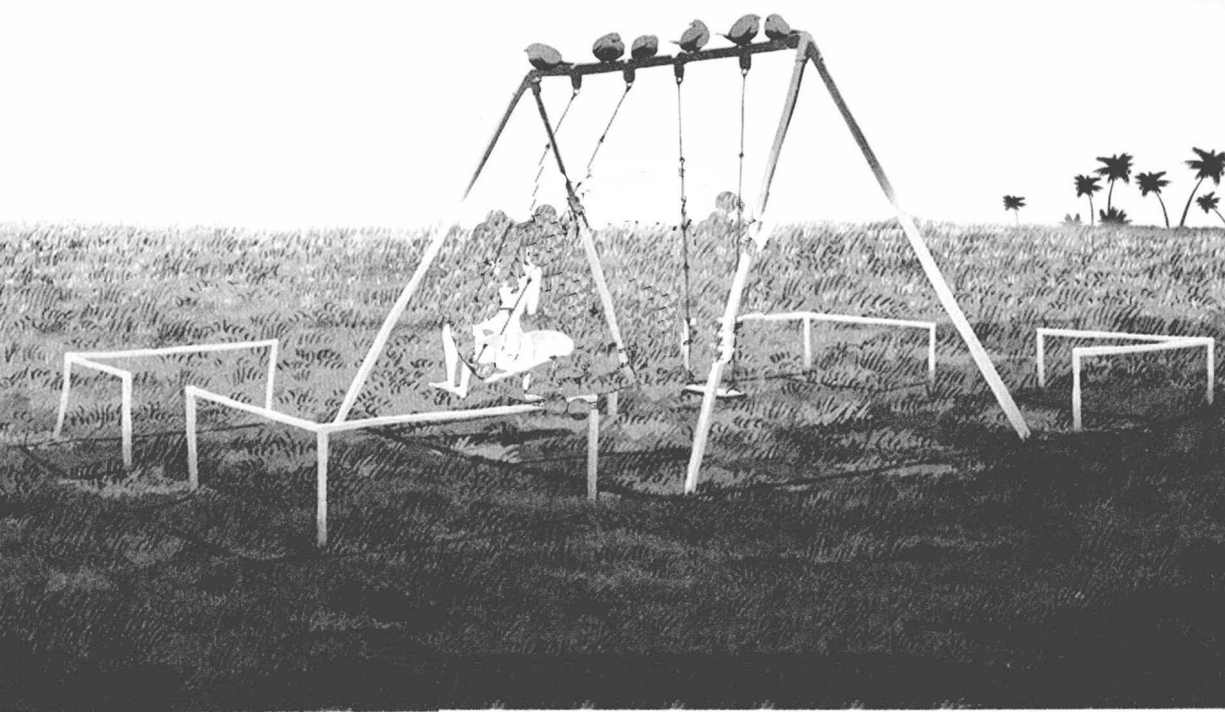
盛开 90后新概念 Bloom 获奖者新作范本 ⑧ 方达 主编

Close to the future 近
未来



重庆出版社

Close to
the future 近
未来



盛开
Bloom
方达◎主编

90后⁸

新概念获奖者新作范本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盛开·90后：新概念获奖者新作范本. 8 / 方达主

编. —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2011.10

ISBN 978-7-5382-9437-8

I. ①盛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中国文学：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97778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字数：320千字 印张：17½

2011年10月第1版

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吴 璇

责任校对：刘 璁

特约编辑：罗亚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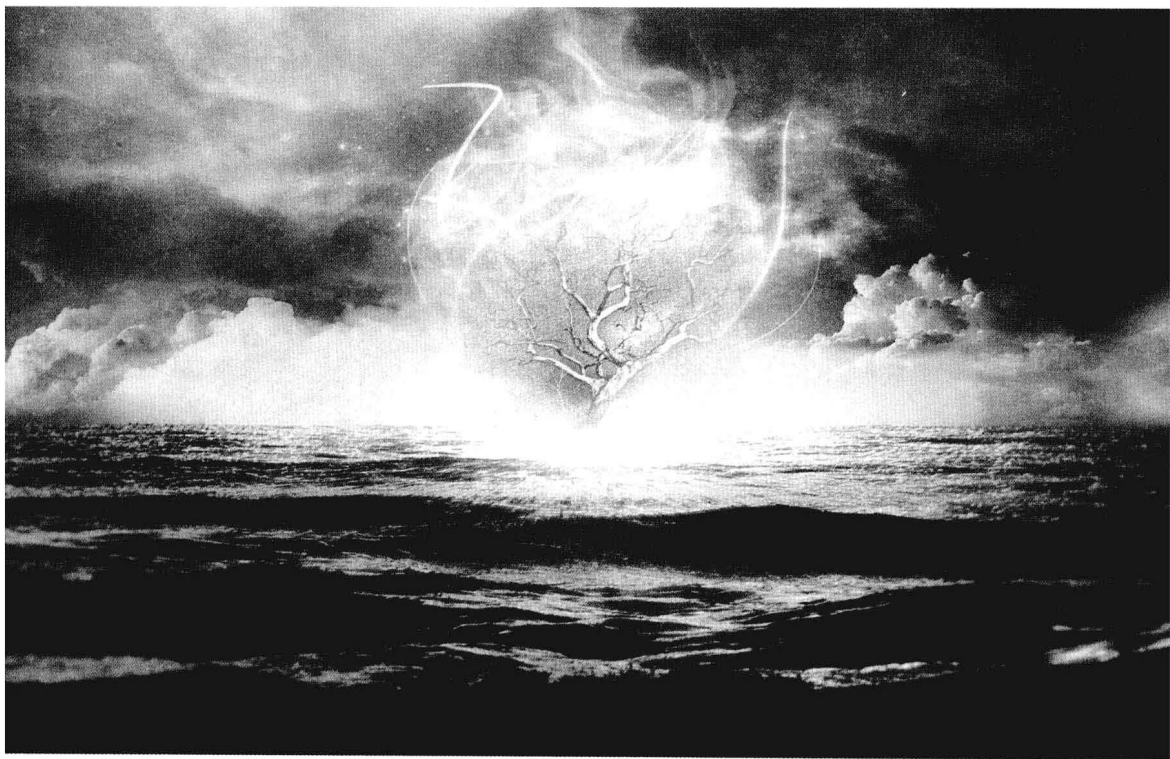
策划监制：李耀辉

封面设计：刘珍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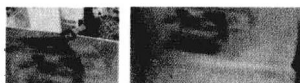
产品总监：杨 柳

ISBN 978-7-5382-9437-8

定价：26.90元



每一个生命里，总会出现一道光束，那是灵魂深处的理念与追求。



火柴的光芒，天生注定的微小，漫漫长夜，这样的光芒多悲哀，但是，总好过一点都没有，是不是？

一个人曾经跟我说，你最大的困扰，就在于you wanna be anybody but yourself（你想成为任何人，除了你自己）。

我不知道这样的勇气还可以持续多久。

可是我要努力，做个勇敢的人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鼓浪屿青旅②
的桌椅！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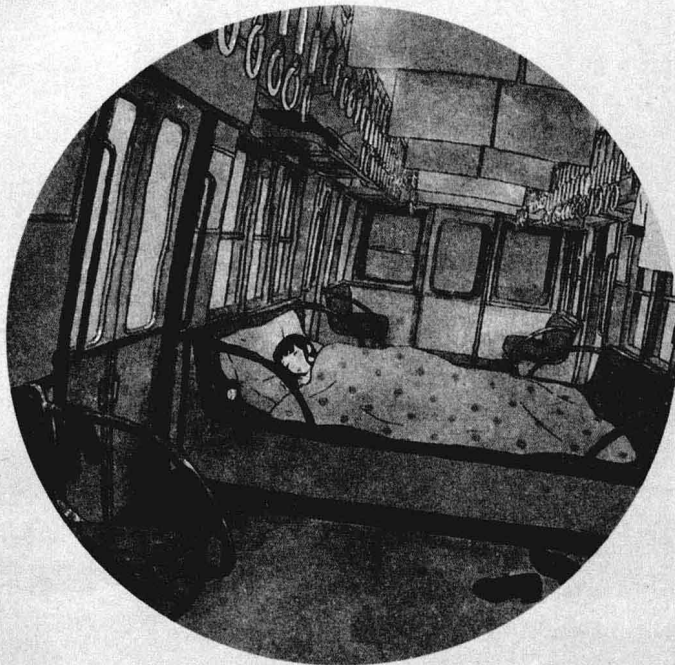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记忆、回味、浅尝、止步……

少年，此去经年

- 002 此去经年 / 王锐
- 010 老者 / 白丁
- 013 玉米地 / 贺伊曼
- 019 喂，你在听吗？ / 贺怡云
- 024 罪恕 / 徐利
- 041 生疲死劳 / 薛超伟



亲爱，宝贝晚安

- 068 另一种延伸 / 普鲁士蓝
- 074 苏颜，苏颜 / 白丁
- 098 宝贝晚安 / 贺怡云
- 105 玩具兵历险记 / 另维
- 117 黑色毛衣 / 王锐

远方，木木的瞳孔世界

静美，他曾经照亮世界

124 儿童游戏 / 李稳稳

137 一期一会 / 刘文

144 南方遥远 / 贺伊曼

148 千雪草——关于天竺关于佛关于很多很多 / 汪子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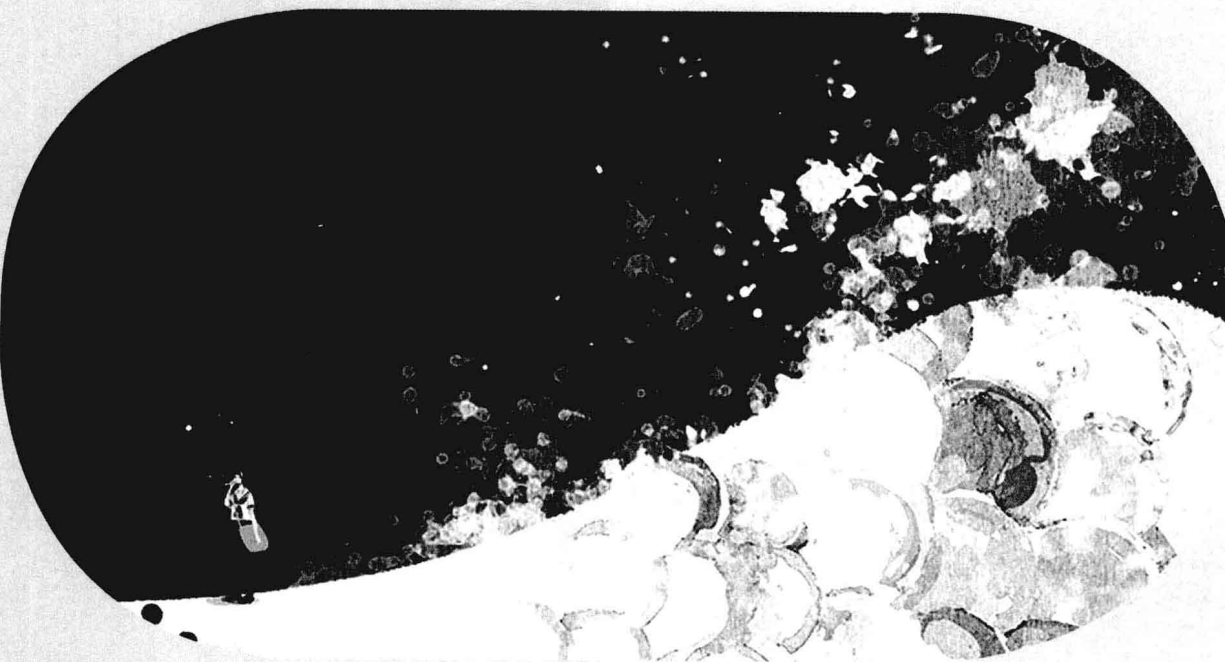
154 木木的瞳孔世界 / 梁学明

164 他曾经照亮世界 / 徐嘉妮

171 风继续吹 / 徐衍

178 天空，如同一片羽毛 / 张牧笛

186 鄱阳湖畔笔记 / 谢宝光



星象仪，逆鳞

194 作家之死 / 林为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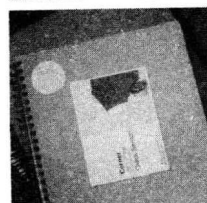
200 小丑 / 梁学明

210 红豆生南国 / 姜峥峥

221 岸上 / 阮敏哲

251 逆鳞 / 王璐琪

262 倾城记 / 王同心



少年 ，此去经年

双眼通红的人儿站在路口
身着绿色的欢喜
听着归人踏雪的铿锵
经年的期盼都化作春天



此去经年

文 / 王锐

王锐

1988年出生，笔名维以不永伤，安徽太和人。小学成绩优良，初中数学很差，高中沉溺文字，现混迹于某三流大学的三流系，学着一个很丑陋的语言专业。曾经幻想一辈子做农民，并且企图养十几只德国黑贝看家护院。最后一次做梦是在零六年夏末，青草香，阳光香，湛蓝的天空涂满最后的信仰，永无日落。

这就是离别吧。

一走就一年不见，那么美好的日子就荒废了，然后换来一沓烫人眼的红票子。苏晴收拾着杨风留下的并不凌乱的碗筷，还有自己凌乱的心绪。

车票带好了吗？车站人多吗？到了老地方老板还会要他吗？毕竟因为结婚，他比去年晚去了一个月。一串串问号像他们婚礼那天的鞭炮一样炸响在她耳畔，她心里虽茫然却安静。她觉得这是她的选择，她愿意把自己光彩熠熠的年华贡献出来，装饰他们灰灰的爱情。尽管自己的父母不喜欢这个穷小子，因为他手里没有用不完的钞票，可她不管。他手里有用不完的温暖，这就够了。

载着杨风的公车在镇子上鸣着笛转了两圈，没有载到更多的客人，却载到了苏晴更多的牵念。她还是忍不住拉开了二楼的窗帘。欢快的公车正急驰而去，留下些许淡紫色的烟雾，挂不上树梢也粘不住枯草，飘荡在那儿，是那么无所适从。

中午的阳光晒在苏晴新新的红棉鞋上，痒痒的温暖让她想赤着脚到河边走走。

柳树应该快发芽了吧，还有那种杨风很爱吃的、名字很奇怪的野菜也长出来了吗？反正街上买东西的人也不多，今天干脆回婆婆家割韭菜包饺子吧！

苏晴关好了自己商店的门，骑着车向老家赶去。刚修好的公路上有许多年轻人在飙摩托车，擦身而过的呼啸让苏晴心跳不已。下了柏油路，是一段坑洼的土路。苏晴摇摇晃晃地骑了一会儿，胳膊都累酸了，索性下来推着。

麦子已经长到苏晴的小腿肚了。再过两三个月就能看到金黄的无边无际的麦子了。杨风告诉过苏晴，傍晚一个人站在温热的麦茬上，四面袭来的暮色会让他心疼，他会想躺在麦秸上守候那一个个有月亮的夜晚。

开始苏晴并不懂。她骨子里是眷恋着城里规矩的红绿灯和优质的木地板。可当杨风在冬日荒凉的河滩滔滔不绝地描述他的芦苇、麦田、杨树时，她还是侧耳倾听着。她已记不清他堆砌的那堆形容词，可她耳畔回响着那天的风。

寒冷而干净的风，穿行在枯寂的杨树间，淡绿色的阳光在簌簌作响。

苏晴远远就看见婆婆在收拾大棚外的水泵。天气好，大棚里的蔬菜也想喝水、晒太阳吧。婆婆一看见她，顾不得洗手上的泥巴，摘了一根还滴着水的黄瓜，哄也似的说，这里脏，傻孩子，赶紧到院子里晒晒太阳吧。

苏晴闷闷不乐地坐在院子里的竹凳上。她把黄瓜洗干净了，捧在手里，就那么看着它。杨风养了四五年的狗——“小灰”也乖乖地趴在她脚边，伸出调皮的灰爪子压在苏晴脚上。

院子里两棵桃树已经开始酝酿春天了。还有葡萄藤，被调皮的猫——“虎头”挠了几道口子，伤口绿绿的。砖缝里有的小草已经探出了头，蚂蚁似乎对这些庞然大物很感兴趣，乐此不疲地爬上爬下。

“小灰”忽然站起来冲着大门口摇起了尾巴。看蚂蚁入神的苏晴吃了一惊。婆婆拿着一把翠绿的韭菜说，小晴，今儿妈给你包饺子吃吧！

婆婆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和她手上皲裂的伤口一样深。几点泥污叮在她灰白的头发上，似乎它们是水蛭，吸干了头发黑黑的颜色。

苏晴伸出手抹掉那泥污。婆婆一边教苏晴择韭菜一边讲杨风小时候的故事。小杨风很喜欢趴在妈妈脖子上帮她找白头发，找到一根他就很得意地拔下来，放在妈妈手中炫耀自己的眼力。婆婆说，我这白头发可都是杨风的功劳。我告诉他，娘的白发不能拔，拔一根，要长十根呢。

苏晴打了一盆井水，用热水调温和了，然后轻轻地替婆婆洗头。她忽然想念起自己的妈妈了。上一次给妈妈洗头还是在高三时。那时妈妈为了照顾苏晴的饮食起居，自己的鬓角起了一层霜。可是苏晴没有考上好的大学，也没有听她的话找个城里的男孩，反而……

可她不想这些了。她现在过得很好，她要报答他们。无论以怎样的方式，所有人都要幸福。你看刚洗好头的婆婆多精神呀。苏晴帮她捏着肩，她眯着眼睛快睡着了，手却还轻轻搭在苏晴手背上。婆婆喜欢苏晴的手，她不止一次拿着刚刚去根的葱说，小晴，你的手指多像这葱白呀。

阳光很惬意。她们决定把案板搬到院子里包饺子。“小灰”和“虎头”都在一旁静静看着，似乎在观摩她们的艺术创作。婆婆做了荠菜馅、莼菜馅、三鲜馅，还有韭菜鸡蛋馅。苏晴擀了厚的、薄的、不规则的，还有怎么也包不上的饺子皮。等到饺子下锅时，“小灰”邀功似的朝着并没人的门口乱叫一阵，恼得“虎头”挠了它几下。它俩在院子里闹了好一阵，直到苏晴把饺子送到它们嘴边才罢休。

吃完饭，婆婆睡着了。苏晴给她盖好了被子，然后在农具房里找了个小锄头，偷偷进了大棚。

花盖地，猪秧秧，红孩儿，麦娘蒿……多么奇怪又好玩的名字呀。杨风说过，要不是它们抢庄稼的营养，真不舍得锄掉它们。苏晴自己默念着，开白花的是辣椒，黄花的是番茄，爬上架子的是豆角，趴在地上的是笋瓜。她记着这些鲜艳的名字，就像惦念着那个湿漉漉的梦。

杨风回来了，没有带着一身光彩，却带着一头被雾打湿的头发。他伸出他长满趼子粗糙的手，温柔地落在她脸颊上。她闭上了眼，她只想蜷缩在那手掌里睡个好觉。

忽然有什么车停在了大门口。苏晴探出了好奇的脑袋。她土土的小棉袄、湿湿的头发和脏兮兮的手刺伤了来访者的心。时间僵了几秒，最终苏晴还是给了那男人一个熊抱。

男人的胡楂子好多年没有刺痛苏晴的额头了。记忆里幼儿园门外总有一个高大的男人，抱起刚放学的她，举得老高，用满嘴的胡茬儿把她的小脸弄得通红。然后她会被拎着放到那辆老飞鸽的横梁上，男人的大手固定着她，她一路高歌“娃哈哈”，然后脸贴在大手上流着口水睡觉。

苏晴嗅了一下，男人身上是久违的家的味道。

亲家母甚至还没来得及泡开孩他爸从外地带回来的茶叶，男人挥了挥手就要走。说是晚上还得忙，得赶紧到镇上把女儿商店里缺的货给卸了。“小灰”十分不舍地对着小货车扬起的烟尘叫了两声。亲家母摸了摸它的脖子作为安慰。

下午的风，有些凉了。

男人搬了几箱饮料就冒了汗，坐在那里点了根烟。苏晴知道这个商店全靠他的无偿援助才得以生存。家里的批发生意也挺累人的，可一有空，他还是会到这里看看。有时候店里什么都不缺，他还是会踱来踱去若有所思。他会把目光落在苏晴身上，他不太相信他的宝贝女儿已经嫁人了，已经成了老板娘了。

他就那么看着她，似乎要把她装进眼睛里带走。

汽车发动了，苏晴觉得那声音像一头野兽的低声抽泣。她忽然感到害怕。夜色像渔网上的铅坠子瞬间沉了下来，她不知道怎么挣脱。

漆黑的大房子里只有一盏开关很小的灯；楼道里有一只眼里闪着绿光的猫；午夜游荡的小流氓总是醉醺醺地撬那卷闸门；莫名其妙的风从春刮到秋，总在深夜收紧她的心。

爸。

她对着男人早已看不见的背影轻声喊。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在离别的漩涡里打转。

她每次在“飞鸽”上睡醒后，爸爸总是把她拎下来，放到脸盆旁。妈妈用肥皂把她的小手涂满泡泡，她会疯玩水半个小时，然后爸爸的大手会把她拎到饭桌旁。

她想握握那双如今看来并不是多大的手。他厚实、有力，却爬满麦子根须般密密的皱纹。她看懂了他挥手道别的不舍、犹豫，甚至苍老，可她不愿承认。她觉得那双手依然可以轻易地把她拎起来，放在冰凉硌人的“飞鸽”横梁上，驶向夏雨般丰沛而温暖的幸福。

天快亮时，杨风的短信震疼了苏晴浅浅的梦。他说他手机被偷了，不打算新买了，但以后会经常打电话的。他语气疲惫而坚毅，透露出几分毋庸置疑。

苏晴开始有点后悔了，是因为她自己不好吧。以前杨风上班时，她总是发短信逗他。问他“早晨给你煎的鸡蛋是不是太咸了”，“昨天给你洗的外套还挂在阳台你收了吗别落上灰了”，“中午天热你带水壶了吗里面有凉菊花茶”诸如此类的问题。

他是不耐烦了吧。他毕竟需要在幽暗的仓库端着护具拿着焊枪汗流浹背八九个

小时，哪有时间理会那些幼稚的小女人心思呢。他有时甚至连看手机短信的机会都没有。在家具厂工作时，喷漆的活儿都要戴防毒面具的。一个小时十几块钱，他要争取多干些，怎么会有时间接收一毛一条廉价的关心呢？

所以苏晴才更要关心他。她每天四五点就起来上班，先给杨风煎两个鸡蛋，用小碗盖一层，再用大碗罩着，生怕杨风吃了凉早餐。打开一包牛奶，小心啜两口，然后留给杨风。她不是不饿不舍得吃，而是要留着肚子吃饭店中午免费的自助餐呢。

可后来杨风还是把她遣送回了老家。官方理由是苏晴在饭店干的活太累了，还不如在家照看新开的小商店省事。其实苏晴知道杨风嫌她是累赘，或者说嫌她太能花钱。在火车站杨风扳着她的双肩，死死盯着她，把她吓得都快哭了他才说，晴，你好好在家，我说过两年之内把那两间店铺买下来送你当嫁妆，就一定会做到！

苏晴一肚子委屈地盯着车窗外的夜幕，心里却还想着天明时的鸡蛋和牛奶。她睡着了，做了一个摇摇晃晃让人心慌的梦。故乡的风让她的思念开始清醒，她开始意识到离别之后的孤单并不是虚指。

她背着自己单薄的行李走在茅草疯长的河堤。晨雾凝结在她的眼睫毛上，她舍不得擦去。她觉得那凉凉的水滴就像临别时杨风流下的泪水。她找了几片野薄荷叶子揉了揉贴在太阳穴上，静静地让自己苏醒在芳草凄迷的河岸。她用力抱紧了自己，可怎么也模拟不出杨风的温暖。

可只能这样了。她也等不了夕阳烘干露水后河岸的温暖。因为总有人叮嘱她，回家的路，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走完。

麦子开花时，苏晴一个人在地垄间站了好久。她觉得很委屈，因为她没有看到杨风的麦子开花。

麦子也是会开花的，只有一个多小时。苏晴，你知道吗，白色的碎花撒在翠绿的穗子上，就像小雪花儿落在你的肩上。你多么倔犟呀，冬天总是穿绿色，那么显眼，那么明亮。你是美丽了，可你让我想念起我的麦子了，所以你得在夏天陪我去看我的麦子开花。

杨风，你失信了。苏晴这样想着，沿着难过的麦地向家走去。“小灰”大老远地就跑来迎接苏晴。苏晴抚了抚它的耳朵，黯然的眼睛告诉它，那个只管挣钱的家伙收麦子时不会回来了。他把粮食都留给你和“虎头”了。你们要把他的粮食吃完，让他冬天回来时饿肚子。

当巨大而丑陋的收割机轰隆隆地从苏晴门前开过时，苏晴不敢相信青青的麦子已经熟了。她站在地头照看刚从收割机的大嘴里吐出的麦子。她把手插进麦子里，温温热热的，像刚晒好的被子，还有阳光的香味。她看着远方的田地，金色的麦穗被金黄的麦茬刷新，瓜田的绿海里藏着若隐若现的黄花，冲天杨硕大的叶子在风中闪着亮光，满目都是杨风期待的美好。

杨风，我看见你的麦子了。我还帮着把它们装进粮仓呢。粮仓里有只大灰老鼠，瞪着眼睛，我和妈被吓了一大跳。“虎头”冲过来把它衔跑了。后庄河边的半亩麦子是我和妈用镰刀割的。我用的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小镰刀，亮锃锃的，很顺手。我还熬了绿豆汤给妈喝，一天我们就割完了。我不太会使镰刀，手上磨了个水泡。嘘！我没告诉妈。西瓜快熟了，小西瓜都有拳头那么大了。“小灰”和我每天都去瓜地逛逛。斑鸠特多，生怕他们啄了小瓜。“小灰”还发现了一窝野鸡蛋。淡蓝色的壳，像那次我们在溪里捡的石头。妈说，西瓜熟时你就会回来，真的吗？我不敢相信你了。天气热，西瓜熟了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就去邮局给你寄西瓜。哈哈哈哈哈。

七月的雨，膨胀了小河，膨胀了瓜藤，膨胀了梦中的些许。

苏晴抱着一个大西瓜就往前跑，全然不顾脚下的瓜藤。西瓜先于她摔在地上，摔得四分五裂。十几斤重的西瓜，吸收了一个夏天的营养，喝光了一个雨季的雨水，忍受了一个暑天的太阳，就这么轻易……苏晴愣在那儿，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了。

婆婆在一旁笑着安慰，给她掸了掸膝上的泥土。苏晴说，这个西瓜长得特别大，我还想留到中秋呢。都是我不好。婆婆走时，苏晴说她自己要留一会儿，她想看看傍晚的瓜田。

月亮很快就上来了，清澈得像小瓜上刚下的露水。麦茬上豆苗已经探出了一指长的脑袋，一个个像刚被人旋好的螺丝。“小灰”在前面欢快地带路，而路两旁都是形状吓人的灌木丛。但苏晴心里一点儿都不害怕。她心里几乎什么都没有，澄净得像月光、像露水、像豆苗、像“小灰”的步伐。

立秋时，苏晴“私藏”的大西瓜中有一个开始腐烂了。她不知道剩下的能不能熬到中秋。一连几天的雨有些凉了，天猛地一放晴却又燥热不堪。电视里一直在播放某某地某某工厂出了某某事故。苏晴躲在阴暗的贮藏间，看着逐一腐烂的西瓜暗自心慌。

回家过中秋的大强说杨风从架子上摔下来了，脚脖子起了一个拳头大的包，躺了好几天了。苏晴哭不出声，眼泪像桌子上滚下来的豆子。她拉住大强问，杨风还住